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小雲軼事

小雲沈姓，居揚州之虹橋橫街。雖出自小家女子，而容比月妍，肌逾雪潔。年僅□二三齡，而一時罕與之儔。乃教以歌曲，性絕警慧，一二度即已抑揚入拍，聲尤宛轉動人，曲師自歎弗如也。父母皆愛若掌珠，將鬻為巨家妾媵，以奇貨居之。一日，有遊方僧過其門，見女詫曰：「此禍水也。尙肯削髮皈依淨土，則可證無上乘，入離垢天。」女父母以其言不倫，叱之去。左鄰有禪月寺，相傳為齊梁時所建，掛塔者皆女尼。內有妙香者，年最少，而持戒律獨嚴。數往來女家，與女尤善。偶於閒中授女經典，女時有參悟，尼輒合掌贊歎。無何，女父母遇疫亡，女孤子無所依。有陳媪者，為女中表戚，素作蜂媒蝶使，往來於秦樓楚館間，招女往居，蓋蓄意弗良，將以錢樹子視女也。因賃精舍三椽於曲巷中，令女居之，香爐、茗碗、几、湘簾，備極閒雅。隱招富家子至，裝女出見，或啜一茗，或度一曲，見者驚為神仙中人，多擲頭，無有吝色。

逾歲，女年益長，娉婷玉立，豔冶無匹，枇杷巷裡，賓從如雲。有貴介公子某甲，願出千金為之梳籠，以商於媪。媪已可而女弗許，泫然謂媪曰：「曩以孤貧，故爾相依。墮落風塵，竊非所願。惟是接席徵歌，侑觴侍飲，尚可曲從。若薦枕抱衾，此何等事，可相迫哉！」媪曰：「雖然，亦當擇人而事。汝豈遂以丫角老耶？」女曰：「無已，俟余意所屬，乃可。彼紈子，自踵至頂，無一雅骨，奴豈能屈意事之哉！」女於弦管之外，兼嫻繪事，耽嗜名人書畫，弗惜重價購置。遇富貴人，貌為繾綣，必破其慳囊而後已，箱篋中金玉錦繡，物玩珍奇，不可勝數。頗愛才，見寒士，延接殷勤，久而弗懈。以急難告，傾囊濟之。或應試乏費，則倒橐畀之，率以為常。人因呼為「女俠客」，名噪一時。吳讓之以書法擅長，自詡為揚州獨步。與女結翰墨因緣，女亦以心交許之。曾集成語書楹帖以贈女云：「小於么鳳輕於燕，雲想衣裳花想容。」咸謂此聯女當之無愧色。

緒寇陷城，女先期行去，人因服女之先見。沈旭庭與女為文字交，花晨月夕，時與流連。濃氣宇軒爽，為女所心慕。揚州既復，沈往訪之，則女猶未歸，吳之贈聯，尚懸齋壁。越旬，女忽乘魚軒抵沈寓，謂沈曰：「知君枉過敝舍，殊感盛情。此地不可久留，行將逝矣。」沈固詰其由，微笑不答。自此遂與沈別。先是，女出城居附郭村落中，雖幸遠賊鋒，然噩警訛傳，一日三至。女於日暮無聊，偶爾徙倚柴扉，忽一肩輿，匆匆至前，兵卒百餘，前後擁護。及門輿停，一婦孳簾而出，靚妝炫服，盛軀丰容，見女裒曰：「別來無恙耶？」女殊不相識，瑟縮無以應。婦曰：「相隔未久，豈並音聲而忘之耶？我即禪月寺尼妙香也。別後陷身賊中，以尼故，幸不受污，但令鬻髮改妝，幽閉一室中。賊敗為官軍所得，郭參戎逼令薦寢。余厲聲曰：『身雖陷賊，猶處子也。余以萬死一生，保全貞璞，今幸得睹天日，豈汝輩官軍，乃不如賊耶！必欲見凌，願以頸血濺於將軍之前！』參戎為之肅然改容，徐曰：『汝已有夫，當送汝歸；苟未適人，則余亦未娶，願以伉儷請。』余曰：『奴固無歸，誠如將軍言，亦所願也。特恐甘言以誑我耳。不然，表表如將軍，豈有年已及壯，而中饋猶虛者？』況夫婦敵體，詎可咄嗟從事？遣媒灼，陳禮幣，擇日親迎，乃可惟命。』參戎一一如禮，表從已兩載有餘。昨聞揚城已陷，特念吾子，故來相援耳。」女聞，含涕相謝。妙香曰：「此間亦不可居。能從我行乎？當自有汝安身立命處。參戎固家江北，購有田園，可以自給。」女遂徙居郭舍。參戎有弟，年僅弱冠，頗工帖括，已入邑廩，固翩翩顧影少年也。妙香因勸令納女。商之參戎，亦以為可。女遂歸於郭弟。

時賊頗披猖，參戎轉戰於江皖之間，驟與賊遇，賊騎繞之三匝，晝夜相持，弗得突圍面出，勢瀕危矣，已矢一死。妙香在家，忽謂女曰：「余將他適，□日乃歸。余所奉大士前，汝朝夕必炷香，勿忘；佛前琉璃燈，夜必注油，勿令滅。若少疏虞，將不能與汝相見。」逾□日，妙香忽偕參戎歸，夜半排闥直入，兩人皆浴血滿身，襟袖間悉彈丸焦灼痕。喘息既定，乃為緬述顛末。蓋參戎之被圍也，度不能出，將自刎。忽空中一巨鳥翩然飛下，羽衣既脫，則妙香也。參戎驚問何能來。妙香曰：「自將軍行，余日夜禱於佛前。昨夢大士告余曰：『將軍危在旦夕，汝不可不往。』余泣而白佛：『一弱女子身，間關跋涉千萬軍中，何由得達？』大士擲袂囊於地，曰：『聊以授汝。』解視之，羽衣兩襲也。及醒，衣宛在牀頭，服之身即輕舉，兩腋習習風生，頃刻已至。」因袖中出衣一襲，曰：「將軍何不服之脫重圍而往樂土也？」參戎曰：「余雖一身倖免，其如眾軍何？且當軸知之，余必獲戾。」乃屬眾軍而告之曰：「今實逼處此，進退皆死。與其束手坐斃，曷若擐甲執兵，以決一戰？」是夜月黑風狂，命各營槍炮皆滿貯藥彈，環擊迭放，甲馬而馳。賊於睡夢中驚醒，疑為援軍驟至，群向西北御之。參戎乃率眾軍由間道逸去，得脫於險。既抵大營，統帥獎其能，許為錄功保奏。參戎因請假歸省。謂妙香曰：「此衣於是可一試矣。」夫婦著之，御風而行，片刻抵家。因感大士靈驗，有出世想，長齋誦經，梵唄聲竟日不輟。女亦效之。郭弟固淡於榮利，弗事進取，乃於舍旁建家庵，持戒清修，有若苦行頭陀，鄰里咸笑其愚。一日早起，各入中堂，捻珠宣佛號。女忽謂郭弟曰：「余昨夢大士相招，命司貝葉經藏，殆將離此軟紅塵界矣。」郭弟曰：「汝先，我請繼之。」女竟跏趺氣絕，須臾，鼻中玉柱雙垂。妙香合掌稱善。視郭弟，亦已化去。乃置之龕，葬於室中。揚州人但知為名妓小雲是女郭解一流，而不知有此一段公案也。

即有訪小雲蹤跡者，但傳其亂後他適，不知所終，而不知其修慧業、成正覺也。贊小雲者，但言其齊貧富，一貴賤，不以勢利動心，作佛法平等觀，而不知其能覺一切有情禪，誕登彼岸也。聞有鹿門朱秀才者，綺年玉貌，最與小雲昵。曉鏡畫眉，寒衾擁背，或擊箋聯句，或刻燭題詩，花間月下，形影弗離，如是同臥起者□有八月，而實一無所染，此真所謂情芽也，非佛地位人，曷克臻此？嗚呼！如小雲者，安得不以一瓣心香奉之哉！